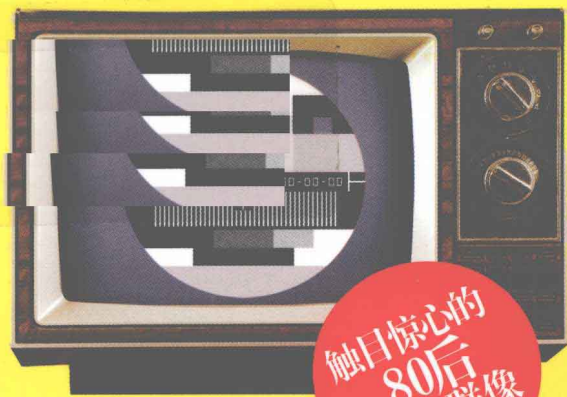


大型社会·纸上真人纪录片

段东涛 著

中国 八零后调查

社会深刻变革下一代人的七情六欲



触目惊心的
80后
生存群像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大型社会·纸上真人纪录片

段东涛 著

中国 八零后调查

社会深刻变革下一代人的七情六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八零后调查/ 段东涛 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29-03165-7

I. ①中… II. ①段… III. ①青年-生活-现状-调查研究-中国
IV. ①D43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7690 号

中国八零后调查

ZHONG GUO BA LING HOU DIAO CHA

段东涛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特约策划: 韦一

责任编辑: 陈小丽

特约编辑: 刘洋

责任印制: 杨宁

封面设计: 王涌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b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80mm 1/32 印张: 6.5 字数: 200千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这一年我们出生了

1980年，我们出生了。这一年，也是通常意义上“独生子女”出现的“计划生育”的开始。加上随着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特殊性，80后在社会舆论中成为最早也是最先被群体定义的一代。

因而我觉得我也很特殊，因为我出生在了这个年代。

由于80后所经历的特殊历史环境，物质至上的风行，我们成了最早被讨论的群体，如被称“垮掉的一代”，“最没责任心的一代”，“最自私的一代”，“最叛逆的一代”，等等。然而随着2010年的到来，80后中最大的已经30岁，在中国传统观念“三十而立”的影响下，80后又重新进入了大众的视线。就80后说事，其实更是在谈论整个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80后是一直亲眼见证并经历着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日渐发展崛起并与之一同成长的特殊的新一代，30年的人生历程中目睹的多是整个民族的自强不息奋起拼搏。

2007年，我在上海策划了一场名为“STOP30秒”的当代艺术展，邀请的艺术家都是80后。在艺术领域中，他们个个都是鲜活而热烈的，对自己的艺术语言，每个人都很坚定，无论是水墨还是油画，抑或是装置或者独立动画，无一不生动。

三年过去了，当时大多还是刚从学院毕业或者是离校不久的

年轻艺术家们，个个也有不同的路。有的做了美院的老师，有的坚持艺术创作，有的从事了赚钱的商业设计，有的选择出国留学，有的转行只是为能吃得更饱一些。一旦融入社会，很多命运是难以逃脱的，此时的社会环境对于80后的个人梦想而言，有时是很不完美的。

我并不奢求我早出生10年或者晚10年，去做70后也好，做90后也好，其实“几零后”这只是个时间概念而已。就好比选择，有选择必定有失去。所幸我无法选择出生的年代，否则我将失去80后所要经历的那样多的社会剧变、观念更新以及挣扎在物质第一风浪中的那种精神嘶嚎的偶然痛楚。

80后大学毕业生，竟迅速成了“蚁族”“裸婚”“蜗居”“房奴”“孩奴”等新生词汇取之不竭的源泉群体。讽刺之余，也成为社会的隐痛。虽然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但80后仍旧坚持着自己心中隐藏的梦想，一方面希望生存，一方面为梦想准备，但不幸的是，“准备”在大多时候，已经让位于“生存”。有人说80后是“精神垮掉的一代”，虽然基于物质的现实基础无法漠视，但80后并不愿意轻易承认自己在社会中的精神无奈，更多时候是处在一种“心口不一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我相信，绝大多数80后一定认同我上面的话；绝少数的80后一定对我上面的话很麻木，因为这绝大多数和绝少数的80后的身份各不相同。

在《中国80后调查》中，我不想太多讨论80后生存的定义，但却不能否定，它活生生地裸露在每个人的面前。

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要区别于其他“后”呢？

经历了五个月的时间，《中国80后调查》脱稿了，这里要感谢韦

一、刘一寒、张丹青、徐一涛、闵旭辉、刘佳瑜、姜萌，他们都是80后。基于对80后身份和命运的强烈认同感，我们决定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展示当下80后的八个方面。这包括爱情、孩子、就业、房子、亲情、选择、责任、梦想，每个方面选取了三个人物的真实故事展现给读者看，这其中，有喜有悲，有惆怅也有无奈，还夹杂了希望、坚定、执著等不同情绪。

《中国 80 后调查》主题歌

《她们》

作 曲：陈楚生

作 词：陈楚生

演 唱：陈楚生

我家阳台有一盆花
在慢慢地枯萎
那甘露落在白色的花瓣
像是她的眼泪

我问花儿为什么哭泣
是否感到有一点孤寂
这个城市实在是拥挤
花儿请你也别太在意

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
很娇艳也很骄傲
她们拥有七彩的衣裳
她们唱歌尽情地跳舞

我爱她们灿烂的笑容
在阳光下面瞬间地开启
总是幻想能够在一起
却总是害怕带刺的身体

花儿请你不要再哭泣
我想我能给你安慰
你那没有颜色的花蕊
盛开时候一样美丽

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
很娇艳也很骄傲
她们拥有七彩的衣裳
她们唱歌尽情地跳舞

我爱她们灿烂的笑容
在阳光下面瞬间地开启
总是幻想能够在一起
却总是害怕带刺的身体

花儿请你不要再哭泣
我想我能让你依偎
这世间没有永恒的美丽

花儿你也别太在意

花儿请你不要再哭泣

我想我能给你安慰

你那没有颜色的花蕊

盛开时候一样美丽

花儿请你不要再哭泣

我想我能让你依偎

这世间没有永恒的美丽

花儿你也别太在意

花儿你也别太在意

你盛开时候一样美丽

《她们》版权提供：北京华谊兄弟音乐有限公司

目 录

序：这一年我们出生了 /1

就业——工作还是工作 /1

从“蜗居”到“蚁穴”多少辛酸多少真情 /2

安抚两个世界的生意经 /8

停不下也停不了 /16

声音 /22

名人：80后创业名人李想 惠普前全球副总裁孙振耀

房子——房子不再是家 /26

被秒杀的房奴 /28

一个月房价之惊 /37

被房子剩男了 /42

声音 /46

名人：作家韩寒 远华地产董事长任志强

爱情——爱情弱小者 /50

七年不痒 /51

在英国他是爱我的 /57

裸的不是无奈是爱情 /67

声音 /74

名人：武侠作家步非烟 作家陈丹燕

亲情——被淡漠了的亲情形式 /77

一路上有亲人陪 /78

和爸妈相见的最后 150 次 /84

租个女友回家过年 /89

声音 /97

名人：主持人赵忠祥

孩子——孩子问题可以不成立 /100

丁克女升职记 /101

临产前爆发“暗战” /108

在有了小宝之后 /113

声音 /119

名人：演员姜武

选择——主动地玩一次真的 /123

十年的记者梦破了 /124

玩游戏吧 /128

从IT白领到房产中介 /133

声音 /140

名人：歌手陈楚生 斯诺克运动员丁俊晖

优酷创始人古永锵 智立方创始人杨石头

责任——4%的社会责任感 /145

把心扎在西藏 /146

村官我当定了 /153

环保志愿路 /162

声音 /169

名人：创作歌手王啸坤 作家毕淑敏

梦想——在现实中缺失的梦 /171

被现实击碎的而立之年 /172

干一件喜欢的事，很痛快 /179

在宋庄，梦想近了 /187

声音 /192

名人：演员王宝强 游泳运动员张琳 摇滚歌手崔健

如果你还有梦 /195

就业——工作还是工作

很多人还来不及懊恼自己为什么不是富二代、官二代的时候，就注定要出生在普通百姓家，经历上学、上班、上班，还是上班的命运。为的是是什么，即便自己心底还存着一点儿时或者少年时代的梦想，也不得不先解决温饱问题。因为太多的人如果没有后台底子，也不是什么天才型偏执狂的话，那就只能拼命地工作才能存活。

在 80 后工作的话题上，因为竞争空前激烈，社会还给予了一个“就业难”的词来品头论足。

80 后，很不巧地赶上了全国高校扩招，当我们毕业的时候，再也无法天真地以为我们拿着大学文凭就能衣食无忧地开始新生活了。就业难问题普遍出现在一二线城市，竞争激烈，100 个人争抢一个职位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许多农民的孩子，则还担负着每个家庭的全部期望，父母为了孩子能够上大学不惜倾家荡产，希望孩子能够从此改变自己的人生，不再受穷，不再走父辈一样的道路。最终，孩子经过比别人更加严酷的竞争，以超人的优异成绩考上大学了，而等到他们毕业了，却往往只能在城市中无助地徘徊，沦为“蚁族”的一员。

以生存成本计算的薪水，可谓杯水车薪，令人不得不拼命工作，以至于很多时候，机械的生活让很多 80 后对生活甚至是活着的意义产生了怀疑。

即使是怀疑、连轴转的工作都没办法留出足够的时间来稀释自己的困惑，可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无论你来自农村还是城市，你一定是选择了城市，然而当你还不确定城市是否能选择你的时候，你开始付出疲惫的努力来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

当自己的精神领地无力支撑生存的物质需要时，我们不得不妥协了。生活不讲情面，无论我们身上贴上多少类似“蚁族”的现实标签，还是要开始工作了，能找到一份工作还被说成是幸运的。

就业，为的是以后能撕去“蚁族”身份，在很多 80 后看来，出来混，绝不只是为了混口饭吃那么简单。然而当融入社会游戏规则 的 80 后开始服从这个玩法的时候，就很难停下来了。因为手停口就停。

在我们参加工作之后才意识到，每个月的那几千块钱是根本不够花的，我们需要更多的钱，在意识到我们需要更多钱的时候，我们根本停不下来了。

社会重压下的社会就业者们，无论是处在为生存而工作还是已经进入为某个梦想而工作的阶段，我们都一样停不下了。

从“蜗居”到“蚁穴”多少辛酸多少真情

2010 年春节，田怡在上海国定路那个熟悉的群租房里盼着天亮。因为只有太阳出来了，走出屋子，她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有几分人活着的热气儿。毕竟，上海的冬天太冷了，潮湿的空气比北方还冷，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比外头还冷。2009 年 6 月大学毕业的田怡，

在哈尔滨读的书，家乡是比哈尔滨更往北的城市七台河。寒冷的感觉其实她很熟悉，但却从未如此具体。

毕业后的第二个月，田怡决定到上海找工作，刚下火车的那一刻，她感觉到的是上海的火热，心里也仿佛有一团激情的火焰在持续燃烧。跟许许多多来上海闯荡的年轻人一样，她也怀揣着美好的梦想，同时“背叛”了父母的期望，放弃了他们在家乡为她铺好的路。要知道，按照父母的意思，在家乡做一个公务员，每天朝九晚五，是很多人所企望而得不到的体面工作。而现在在上海的田怡不得不承认她很想家，很想父母，甚至还很不争气地想那份被人艳羡而自己却轻易放弃的公务员工作的场景——跟大叔大妈们坐在火炉边上拉家常的惬意时光。不过，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道理她是懂的。所以，她常会暗示自己：哪怕冻死在上海也不能就这样回去。

事实上，田怡要真回去也有点难堪。现在手头并没有多少钱，要是回去，火车票不提，就是给七大姑八大姨叔叔伯伯姥爷姥姥的见面礼，就足够把她的骨头嚼得渣都不剩。毕竟田怡的家在七台河的乡下也算是个大户，亲戚多重礼数，好多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那实际上如同林海雪原般的北方小城。她选择的上海，在老家所有人心里都是一个只有神往而遥不可及的地方。虽说没有留在七台河当公务员让父母很失望，但她踏出家门走向上海的气魄，还是狠狠地给家里长辈长了一回脸。为了让家里的双亲放心，她每次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都是一边描述着上海的好，一边掐着指头算电话费。在这边的日子有多苦，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

不像南方的富家子弟出门总要带着几万块钱才安心。田怡是揣着父母给的 2000 块钱来上海的。她以为自己读的工商管理专业能很快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而她不知道这个在几年前就已经被打入冷

宫的专业，据说有好几十万她的同门在上海找工作。

到上海的第二个星期，田怡兴冲冲地拿着打印好的一叠简历到八万人体育场参加招聘会。在水泄不通的招聘会现场，别说能跟招聘人员说上几句话了，就是能目光对视一下，或者说一声“你好”然后再被人潮推走就已经算是中奖了。她唯一能办到的就是踮着脚尖、身子前倾地把自己的简历塞进人缝中的招聘台，然后走人、等消息。事实上，田怡也从未等到招聘公司打来的电话，上百份简历无一“中标”，这让她很是意外。只是许久之后她在地铁站免费派发的报纸上看到一张新闻图片，才明白“流标”的原因。那照片上是一个收破烂的老头儿，拉着的板车上满满当当的都是公司里清扫出来的简历。

由于一直没有满意的工作，想从国定路的“蜗居”里搬出来的梦想也无法实现。对于这个刚到上海就落脚的地方，田怡并没有过多的好感。国定路的这处“蜗居”，是一处群租房，坐落在石库门的弄堂里。路很窄，楼挨楼，头顶上电线纵横交错。在这栋楼里住着的，大多数是跟田怡一样的80后，收入不高，生活拮据，工作不稳定。他们里面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外来务工的打工妹。拿着1500元左右的工资，在群租房里租着每月450元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群租房里的大多数人从事保险推销、餐饮服务、电子器材销售、公司文员等低收入工作，也有像田怡这样一时找不到工作而完全处于失业状态的。他们对生活条件没有要求，只希望也能有社会保障，比如“三金”和劳动合同。

其实对于工作，田怡并没有太高要求，能有2500元的月收入就行。虽然2500元在七台河这样的北部边陲小城也不是特别高，但她想不通为什么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却无处寻觅，这让田怡一度变得

焦躁不安。虽然国定路这里的“蜗居”很便宜，但这里残酷的环境，是对上海充满幻想的小妹妹们从来没想到过的：一个大房间里住了五六个人，每个人除了床只有一张小书桌。洗漱用品、餐具、书籍等东西都杂乱地堆放在上面。衣物整理好放在箱子里，再塞到床底下。房子里唯一的私人空间就是自己的小床，用布帘围得严严实实。在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鸿鹄之志，都在等待让他们浴火重生的那把火。时不时有人搬出去，但马上就会有新人住进来。田怡很希望自己是即将搬走的下一个，虽然有点舍不得在一个屋檐下共患难的朋友。好在这样的事情一直没能发生，她在这里结识的朋友，也仿佛是彼此的守护者一样，一直窝在这里。

田怡的第一个上海朋友是从上海崇明来市区打拼的徐丽，徐丽跟她的小窝就一个过道之隔，同样也在2009年6月从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咖啡店做过服务生，在书店当过收银员，换了不少工作。自从跟田怡“门对门”地打过照面之后，两个同年的女孩子就成了患难之交。见田怡一直没找到能月收入2500的满意工作，徐丽就介绍给田怡一份兼职的工作，是到大卖场做促销，起早贪黑，一天有120元。虽然只是份临时工作，但田怡很开心，起码生活有了保障，不再担心那2000块花完后如何找家里人要钱了。田怡很佩服徐丽，觉得她比自己能闯，自己不喜欢做的时候就跳槽，虽然物质上活得不如意，但精神上很自在。徐丽也很喜欢貌似一个大姐一样来帮田怡一把，虽然她比田怡还小两个月。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随着淡季来临，促销的产品撤出了大卖场，田怡又失业了。回忆起那段日子，田怡还是觉得不堪回首。那一阵子，田怡特别失落，每天都急着找工作，生怕会付不起下个月的房租。